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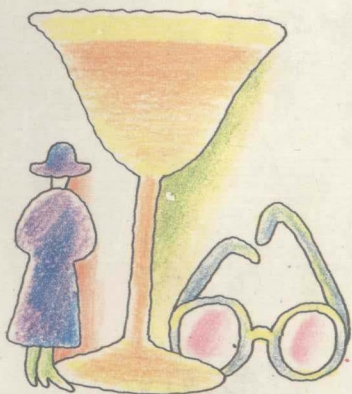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

(台湾)三毛 主编

国际学舍谋杀案

死亡终局

拇指一竖



华文出版社

5

（台湾）三 毛 主编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5）

国际学舍谋杀案

死亡终局

拇指一竖

华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英)阿嘉莎·克莉丝蒂著;
三毛主编.-北京:华文出版社,1995.1
ISBN 7-5075-0239-2

I. 阿… II. ①阿… ②三… III. 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6261 号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5)

(台湾)三 毛 主编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科普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0 字数 5000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075-0239-2/I·37 定价:180.00 元 (全套)

单册定价 1

三毛如是说

(台湾) 三 毛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幼，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作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

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国际学舍谋杀案

张 国 桢 译

1

赫邱里·白罗皱起眉头。

“李蒙小姐，”他说。

“什么事，白罗先生？”

“这封信有三个错误。”

他的话声带着难以真信的意味。因为李蒙小姐，这个可怕、能干的女人从没犯过错误。她从不生病，从不疲倦，从不烦躁，从不草率。也就是说，就一切实际意义来说，她根本不是个女人。她是一部机器——十全十美的秘书。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她为赫邱里·白罗安排他的生活，因此，使得他的生活也像机器一样运作。打从好几年前开始，“条理规律”便一直是赫邱里·白罗标榜的口号。有个十全十美的男仆乔治，加上一个十全十美的秘书李蒙小姐，“条理规律”成了他生活中至高的律条。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一切尽如其意。

然而，今天上午李蒙小姐所打的一封十足简单的信竟然出了三个错误，更过分的是，她甚至没注意到那些错误。这简直就如同是所有的星球都在轨道上停止不动了！

赫邱里·白罗递出那封惹祸的信件。他并没有感到困恼，他只是感到不知所措。这是件不可能发生的事——然而

却发生了！

李蒙小姐接过信。她看着。白罗这一辈子首次见到她脸红起来；一种深沉、丑恶难看的脸红，直红到她极为斑白的发根。

“哎呀，”她说。“我想不出怎么会——至少，我知道。是因为我姐姐。”

“你姐姐？”

又是一个震惊。白罗从没想到李蒙小姐会有个姐姐。或是，就这一方面来说，有个父亲、母亲，甚至祖父母。在各方面来说，李蒙小姐是如此完全“机器制造出来的”——可以说，是一个精密的器具——想到她有感情，或焦虑，或对家人的担忧，似乎都是相当可笑的。他很清楚，当李蒙小姐公余之暇，她的全部心思都献给了一套要取得专利，冠上她的名字的新文书档案系统。

“你姐姐？”因此，赫邱里·白罗难以置信地重复说。李蒙小姐猛点头。

“是的，”她说。“我想我从没对你提起过她。实际上她的全部生活都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她丈夫是在那里从事橡胶生意。”

赫邱里·白罗了解地点头。在他看来，李蒙小姐的姐姐是该在新加坡度过她的大半辈子。新加坡那种地方就是用来给这种人住的。像李蒙小姐一样的女人的姐姐嫁给事业在新加坡的男人，因此在本土上的李蒙小姐才能像机器一样能干，全心致力于她雇主的事务上（还有，当然啦，在休闲时，致力于文书档案系统的发明）。

“我明白了，”他说。“继续说。”

李蒙小姐继续说下去。

“她四年前守寡。没有儿女。我设法帮她以相当合理的价钱租到一层非常好的小公寓——”

(当然李蒙小姐是办得到这几近于不可能的事。)

“她过得还可以——虽然手头不像以前一样阔绰，但是她的嗜好并不奢侈，如果她小心应用，她的钱足够她过得相当舒适了。”

李蒙小姐停顿一下，然后继续：

“可是，事实上，当然啦，她孤单。她从没在英格兰生活过，她没有老朋友之类的，而且当然啦，她有的是空闲的时间。无论如何，她大约六个月前告诉我她在考虑要接受这份工作。”

“工作？”

“看守，我想他们是这样叫的——或是女舍监，一家学舍的舍监。那家学舍是一个带有希腊人血统的女人开的，她想要找个人帮她管理。管理餐饮，照料一切。那是一幢老式隔间房子——在山胡桃路上，要是你知道是在什么地方——”白罗并不知道——“那一带以前曾经一度是个高级地区，房子都盖得很好。我姐姐可以得到很好的食宿供应，卧房、客厅和一间独用的浴厨合并小房间——”李蒙小姐停顿下来。白罗轻咳一声鼓励她说下去。到目前为止，这似乎不是什么悲惨遭遇的故事。

“我自己可不怎么确定，可是我看得出来我姐姐论点的强势。她从来就不曾是个闲得下来的人，她是个非常讲求实际的女人，而且在管理方面很有一手——当然她并不是考虑要投资之类的。那纯粹是个领薪水的工作——薪水并不高，

不过她并不需要那份薪水，而且没有什么吃力的事得做。她一向就喜欢年轻人，而且跟他们处得来，她在东方住了那么久，她了解种族的差异和人的敏感性。因为住在那家学舍的那些学生中各国人都有；大部分是英国人，不过有些是黑人，我相信。”

“自然。”赫邱里·白罗说。

“时下我们医院里的护士大半是黑人，”李蒙小姐犹豫着说，“据我的了解，她们比英国的那些护士亲切、专心多了。这是题外话。我们商谈过之后，我姐姐终于接受了这份工作搬了进去。她和我都不怎么喜欢那家学舍的女主人——尼可蒂斯太太，一个脾气非常不稳定的女人，有时候可爱迷人，有时候，我得遗憾地说，恰恰相反——既小气又不切实际。不过，当然，如果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她就不用请助手了。我姐姐不是个会让别人的脾气影响到她的人。她对任何人都忍得下自己的脾气，但是她也绝不容别人胡闹。”

白罗点点头。他从李蒙小姐的口述中隐隐约约感觉到她姐姐和她的相似之处——一个被婚姻以及新加坡的气候软化了的李蒙小姐，然而那同样坚实的感知核心却没有变。

“所以你姐姐就接受了那份工作？”他问道。

“是的，她大约半年前搬进了山胡桃路二十六号。大致上来说，她喜欢那里的工作而且觉得有趣。”

赫邱里·白罗倾听着。到目前为止，李蒙小姐的姐姐的冒险事迹一直平淡得叫人失望。

“可是最近这些日子来她很担忧。非常担忧。”

“为什么？”

“呃，你知道，白罗先生，她不喜欢那里发生的一些事

情。”

“那里男女学生都有？”白罗微妙地问道。

“噢不，白罗先生，我不是指那方面的！那一类的难题总是叫人有了心理准备，料想得到的！不，你知道，一些东西不见了。”

“不见了？”

“是的。而且是这么古怪的东西……而且样样都有点不自然。”

“你说一些东西不见了，你的意思是被偷走了？”

“是的。”

“有没有找警方去？”

“没有，还没有。我姐姐希望没有这个必要。她喜欢这些年轻人——也就是说，其中一些——她宁可自己把事情弄明白。”

“嗯，”白罗若有所思地说。“这我相当明白。可是这并没有说明，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你的顾虑，我想是反应自你姐姐的顾虑。”

“我不喜欢这种情况，白罗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禁不住感到有什么我不了解的事在进行当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解释可以涵盖这些事件——而且我真的无法想象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

白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李蒙小姐的致命伤是她的想像力。她毫无想像力。就事实来说，她无懈可击。然而一牵涉到推测的问题，她就迷惘了。

“不是一般的小偷窃？也许是偷窃狂吧？”

“我不认为是，我研究过你说的偷窃狂这个课题，”诚实的李蒙小姐说，“我查过大英百科全书，也研究过一本医学著作。可是这个解释我不信服。”

赫邱里·白罗沉默了一分半钟。

他真想让自己卷入李蒙小姐的姐姐的麻烦和一家国际学舍的苦难忧伤中吗？不过让李蒙小姐在打他的信件时犯错实在是非常令人困恼不便。他告诉自己，如果他要卷入这件事，这就是理由所在。他自己并不承认他最近一直感到有点平淡乏味，再小的一件事都足以吸引他。

“大热天里荷兰芹菜沉进奶油里去了，”他喃喃自语道。

“荷兰芹菜？奶油？”李蒙小姐显得吃惊。

“从你们的古典文学上引述的一句话，”他说。“无疑的，你一定熟悉福尔摩斯的冒险，更不用说他的功绩了。”

“你是指贝克街的那些团体等等，”李蒙小姐说。“大男人了还这么傻！不过，男人就是这样，就像他们玩不腻的火车模型一样。我无法说我有时间去看那些小说。当我有时间看书时，这种时候并不多，我宁可看一些进修方面的书。”

赫邱里·白罗优雅地一鞠躬。

“李蒙小姐，你邀请你姐姐来这里——喝个下午茶怎么样？我可能能给她一点点帮助。”

“你真好，白罗先生，真的非常好。我姐姐下午经常有空。”

“那么，明天怎么样，如果你能安排的话？”

时候一到，忠实的乔治便遵照吩咐，准备了丰盛的英式茶点，有奶油煎饼、匀称的三明治，以及其他合适的点心等。

李蒙小姐的姐姐休巴德太太长得跟她妹妹很像。她的皮肤黄多了，而且也较为丰满，发型较为轻浮，举止不那么敏捷，不过脸上那对眼睛所放射出来的光芒跟李蒙小姐透过夹鼻眼镜所放射出来的一样精明。

“你真是太好了，白罗先生，”她说。“真是客气。这么可口的茶点。我确信我吃得太多了——呃，也许再来个三明治就够了——茶？呃，半杯就好了。”

“首先，”白罗说，“我们享受一下茶点——然后才谈正事。”

他和气地对她微笑，捋捋胡须，休巴德太太说：

“你知道，你就跟我从‘幸福’的描述所想像的一模一样。”

白罗在一阵吃惊之后了解到‘幸福’就是李蒙小姐的教名，他回答说依李蒙小姐的能力，这是他预料中的事。

“当然，”休巴德太太心不在焉地又拿了一块三明治说，“幸福从来就不关心别人。我关心。所以我才这么担忧。

“你能否解释给我听，到底是什么让你担忧？”

“能。要是钱被偷了——这里那里的小钱——那倒是够自然的事了。而且如果是珠宝，那也相当单纯——不，我的

意思不是单纯，恰恰相反——但是这说得过去——偷窃狂或是不老实的。但是我来把丢掉的东西念出来给你听，我把它记在一张纸上。”

休巴德太太打开皮包，拿出一本小簿子。

晚礼鞋（新的一双中的一只）

手镯（人造宝石）

钻戒（在汤盘里找到）

粉盒

唇膏

听诊器

耳环

打火机

旧法兰绒裤子

电灯泡

一盒巧克力糖

丝巾（被割碎）

背囊（同上）

硼素粉

浴盐

烹饪书

赫邱里·白罗深深吸了一口气。

“惊人，”他说，“而且相当——相当令人着迷。”

他听得神魂颠倒。他的眼睛从李蒙小姐一张期期不以为然的脸转看到休巴德太太和蔼、苦恼的脸上。

“我恭喜你，”他热情地对后者说。

她吃了一惊。

“为什么，白罗先生？”

“我恭喜你遇到了这么一个独特、漂亮的难题。”

“呃，或许对你来说有道理，白罗先生，可是——”

“根本没有道理可言。这令我想起了圣诞节时我被一些年轻朋友说服参加的一种游戏。据我的了解，这种游戏叫做‘三角小姐’。一群人围坐一圈，每个人轮流说：‘我上巴黎买了——’加上一样东西的名称。下一个人依样画葫芦，加上另一样东西的名称，这个游戏的宗旨是在依次记住如此列举下去的东西名称，其中有些我可以说是荒谬到了极点。一块肥皂、一只白象、一张铁脚桌，还有一只俄国鸭子，我记得其中有些是这些东西。当然啦，要记住这些东西难就难在这些东西毫不相关——可以说是，缺乏连贯性。就像你刚刚念给我听的那张表上的东西。比如说，等到说出十二种东西时，要把它们一一按照次序列举出来就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事了。失败的人就得戴上一个纸做的角，轮到下一个竞争者在大家都说出一样东西之后，说：‘我，一个一角小姐，到巴黎去——’一把大家说出的东西名称按照次序列举出来。三次失败，戴上三个角之后，就被迫退出，最后一个留下来的人胜利。”

“我确信你是那个胜利者，白罗先生，”李蒙小姐以一个忠实受雇者的信心说。

白罗微微一笑。

“事实上，正是如此，”他说。“即使再怎么杂乱无章的东西，还是能理出个条理来，用上一点才智、顺序，可以这么

说。这也就是说：在心里默记‘我用一块肥皂来清洗一只大理石白象，它站在一张铁脚桌上’——如此继续下去。”

休巴德太太敬佩地说，“或许我给你的那张表上的东西你也可以如法炮制。”

“当然可以。一个小姐穿上右脚鞋子，手镯戴在左手腕上。然后她扑上粉，涂上唇膏，下楼去吃饭，戒指掉在汤盘里，如此继续下去——这样我就能把你的这张表记下来——不过我们要追查的不是这，而是为什么被偷走的是如此散漫的一些东西？幕后是否有任何系统在？某种偏执的想法？我们先要有一套分析程序。首先是要非常仔细地研究一下这张表上的东西。”

白罗在细心研究时，室内一片静寂。休巴德太太就像一个小男孩在看着魔术师，期待着他变出一只小白兔或至少是一串五彩缤纷的彩带一样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不感兴趣的李蒙小姐兀自思索着她的那套文书档案处理系统。

当白罗终于开口时，休巴德太太几乎跳了起来。

“第一件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白罗说。“这些不见的东西，大部分是不值钱的东西（有些相当不值一顾），除了两项东西例外——听诊器和钻戒。暂时先把听诊器摆到一边，我先把重点摆在戒指上。你只说是值钱的戒指——有多值钱？”

“呃，我无法确切说出来，白罗先生。中间一颗大钻石，四周镶着一圈小钻石，是兰恩小姐母亲的订婚戒指，据我所知。丢掉时她非常不安，当天晚上在何皓丝小姐的汤盘里找到时我们大家都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想那只不过是某人开的一个恶劣玩笑。”

“可能是。不过我个人倒认为它的失而复得意味深长。要是掉了一支唇膏，一个粉盒或是一本书——那不足以令你报警。但是一只值钱的钻戒就不同了。报警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戒指物归原主。”

“可是如果打算归还那又何必偷走呢？”李蒙小姐皱起眉头说。

“不错，为什么？”白罗说。“不过目前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下。现在我来把这些偷窃行为归类一下，先从戒指开始。这位戒指被偷的兰恩小姐是谁？”

“派翠西亚·兰恩？她是个很好的女孩。来修习史学或是考古学或是叫什么来着的学位。”

“有钱？”

“哦，不。她自己没多少钱，不过她一向非常小心应用。那只戒指，如同我所说的，是她母亲的。她有一两样珠宝，不过没多少新衣服，而且她最近戒烟了。”

“她长得什么样子？用你自己的话向我描述一下。”

“哦，她的肤色可以说是黑白居中，外表看起来有点无精打采，安安静静得像个少女，不过没什么精神、活力。是所谓的——呃，一本正经型的女孩。”

“戒指后来出现在何皓丝小姐的汤盘里。何皓丝小姐是谁？”

“瓦丽瑞·何皓丝？她是个聪明的女孩，皮肤微黑，讲话带着嘲讽的意味。她在一家美容院工作。‘莎瑞娜’——我想你大概听说过这家美容院。”

“这两个女孩友好吗？”

休巴德太太考虑了一下。